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索隱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正義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

南有五十五里今城

張良者

索隱漢書云字子房按王符皇

內有張良廟也

其先韓人也

索隱良既

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

歷代相韓

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

屬潁川也正義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城縣東三十

里韓也

大父開地集解應劭曰大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韓系家及系

悼惠王二十三年

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

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

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謂大父及父相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今陳

也州東見倉海君

集解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

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也正義漢書武帝紀云元

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

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穢貉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集解服虔曰狙伺候也應

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按應劭云狙伺也徐廣

伺也音七豫反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

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

晉地理記云鄭陽武縣有誤中副車索隱按漢官儀天子

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屬車三十六乘屬車

郎副車而奉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

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

故也良乃更名姓匿下邳良嘗閒從容索隱嘗訓經也

閒暇也從容謂從任步游下邳索隱邳被眉反按地理志

其容止不矜莊也步游下邳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

薛後徙此有上邳集解徐廣曰邳橋也東楚謂之邳

故此曰下邳也邳上音怡索隱李奇云下邳人謂橋

為圮音怡文穎曰沂水上橋也應劭云沂水之上也姚察

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圮

圯圯亦音夷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崔浩云直

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

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欲毆之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業猶本先也謂良

而履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集解徐廣曰一曰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曰孺子可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

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集解徐廣曰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

編一作篇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

正義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

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舄

遂去無他言不復

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正義七錄云太公兵法一表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

王師封齊侯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

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

自立爲楚假王在畱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

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

集解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殆訓近也

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

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集解徐廣曰卽司徒耳但語音

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

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

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

嶢下軍集解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

具食集解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索隱音其試二音諸山上爲疑兵

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

危不如因其解索隱謂李將離心而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

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

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集解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

邪將欲爲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

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

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

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集解

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爲藉也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按此語見孔子

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

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

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

生

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鯁生本

索隱呂靜云

姓

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

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

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

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

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

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

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集解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

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

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尿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

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
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
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

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
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
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
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
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
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
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
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其功者良
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

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

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

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

之集解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

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

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按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

門也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

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

固辭不受餘釋箕子之拘集解徐廣曰釋一作四封比干之墓

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

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

已畢偃革爲軒

集解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

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

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

索隱按晉灼云在弘農閬鄉南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

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

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

事云獨可使楚無彊若彊則六國屈橈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橈從楚是二說意同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高祖罵酈生爲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者殆近

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乃亦汝也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

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

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

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

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

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畱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畱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畱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
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集解如淳曰復音複上下

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

語畱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
反乎畱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
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
見疑平生

集解徐廣曰多作生平

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

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集解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

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

索隱地理志縣名屬廣漢什音十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

正義括地志漢什邡縣漢

初封雍齒爲侯國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

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

穀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

關中左穀函

正義穀二穀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右隴蜀

正義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胡苑之利

索隱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

正義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

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

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索隱按此言謂者皆是依憑古語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

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

中索隱按周禮二曰詢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留侯從

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

集解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

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